

畅游子房山

卢建村

9月20日，“苏超”比赛徐州队主场对阵苏州队。为支持徐州文旅发展，方便球迷出行，计划9月底才通车的地铁6号线提前试运行，与正常运营的1、2、3号线全部免费乘坐3天。

说句实在话，如果不是赶时间，我是不喜欢坐地铁的。虽然地铁准时、快捷，但我更想放慢生活的节奏。地铁是点对点的接驳，过程宛如面对黑暗的失忆；公交车则像是流动的画廊，窗外美景依次展现，我不知不觉中到达目的地；私家车虽然很方便，时间也比较自由，但视野似乎不如公交车那么开阔。

曾经，在火车站候车室里看到过许多次子房山，但一次也未能去过。子房山对我来说就是陌生的地方，虽然我也想去子房祠那里看看，但一直未能成行，只能将美好深深地埋在心底。

趁地铁免费，我决定乘地铁去爬子房山。出了子房山地铁站，我唯恐找不到上山的路，便询问保安怎样去爬子房山。保安是新来的，对路线也不太熟悉，给我指的是东面的路线。

沿着子房山公园拾级而上，才发现自己原来担心的多余，子房山四周全都有登山路。茂密的松树林里，宽宽的青石板路非常开阔，山势也不太陡，沿途有许多交叉路口，倒是让我难以选择，唯恐选错路线

错过美景。道路两侧有许多平台，可以用作锻炼的场所，也可以用来观赏风景。

翠影亭上用干枯茅草做成的圆顶，宛如一个巨大的蓑笠耸在山坡上，撑起的亭子四周没有遮挡，视野相当开阔。移步亭边向西俯瞰，火车站全景一览无遗，宽大的候车厅，长长的站台都尽收眼底。再远处的苏宁广场和德基广场仿佛被拉近了镜头，遮挡住后面的建筑。东侧的崖壁上，红色的字迹宛如小小的弯曲蝌蚪，淘气地攀爬在岩壁上，不肯滑落下来。岩壁的阴凉处还遗留着古老的苔藓，青翠湿滑。

再向上，便来到山东侧偏北的留侯台。东面有山的阻隔，南面有松树的遮掩，仅能看到东北方向耸立的高楼。“子房箫声”是徐州古八景之一，取意四面楚歌声，是张良吹散楚兵士气，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。箫音虽美，却自带杀气，埋没了项羽的十万精兵。

云龙山上的路也是四通八达，但由于山峰九节，所以显得路不是那么密集，而子房山上的道路宛如蜘蛛网那样稠密，不多远便有岔路口。顺着山路，我不知不觉便来到了山顶的来鹤亭，似乎从云龙山上放飞的仙鹤，飞到了子房山来歇脚。

在子房山里，我发现好几处打牌的人群，估计都是附近的居民。在太极广场那边，锻炼的人们伴着悠

扬的乐曲，打着太极，他们的身影，一不小心便成了我欣赏的风景。平淡生活于市井，休闲娱乐在山间，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隐居于此，便能在紧张的生活中享受温火慢炖的情趣。

人间烟火，最抚人心，没有烟火气，何来人间趣？子房祠的香火飘飘扬扬，东山寺的炉香烟雾缭绕。巍峨高大的东山寺院矗立在山脚，走下东山寺高高的台阶，马路边东山寺的牌匾更是显得巨大宏伟。回首西望，马路对面的火车道宛如平行线延伸向远方。正在犹豫间，一列货车飞驰而过，距离我如此之近，我不由自主地像小时候那样数着货车车厢的数量。

遥想小时候，父亲专门带我去徐州看火车。我们倚在跨铁路大桥的栏杆上，火车从远处驶来，从脚下穿过，又驶向远方，非常震撼。父亲便问我城市好不好，我说好。父亲没往下说，我也没接着往下说，但我和父亲对视的眼神里似乎什么都说了。

临近中午，我恋恋不舍地离开子房山，心中已盘算着何时再来，因为还有很多路没有走，心中对张良的敬仰之情也没有减弱。坐在地铁上，我发现车里拥挤了许多。虽然我不清楚公交车里是否空荡，但至少那个原本我要坐的座位上，肯定空的，心中不觉对公交车有了歉意，暗暗决定下次出行还是坐公交车。

人间百味尽在灶火

杨剑城

灶火，自古以来便与人世相伴。它不只是煮食的工具，更是人间百味的见证者。火焰跳跃、炊烟袅袅，便有了家的气息，是人间烟火气最盛之处。

我小时候住在乡下，家中有一口大灶，砖石砌成，灶膛宽大，能容下数根粗柴。每日清晨，祖母先将昨日的灰烬掏出，再用火柴点燃干草，小心翼翼地送入灶膛。火苗起初微弱，一口气便能吹灭。但祖母不急，她慢慢添些细柴，火便渐渐旺了起来，发出噼啪的声响。那声音，如同生命的脉搏，坚定而有力。

灶火燃起后，祖母便开始忙碌。她将铁锅置于灶上，倒入清水，放入米粒。米粒在沸水中翻滚，渐渐膨胀，散发出淡淡的香气。那香气，是人间最朴素的味道，却能抚慰人心。粥煮好后，祖母会盛一碗给我，我捧在手中，暖意从掌心一直传到心里。

午间的灶火更旺。祖母将菜刀磨得锋利，刀落砧板事，发出有节奏的声响，如同打击乐器，奏出生活的乐章。蔬菜下锅时，会发出一阵啾啾声，随即香气四溢。那香气，混合着油的热烈和菜的清新，弥漫在整个厨房中。我常站在灶旁，看祖母翻炒菜肴，她的动作熟练而从容，仿佛在演奏一首无声的乐曲。

傍晚时分，灶火渐弱。祖母会用余火烤些红薯或土豆。她将红薯埋入灰烬中，用余温慢慢烘烤。不多时，红薯的香甜味便飘散出来，诱人无比，那是我童年最爱的美味。

灶火不仅烹饪食物，也温暖着人心。冬日里，家人围坐灶旁，闲话家常、其乐融融。那温暖，不只是身体上的，更是心灵上的。

如今，我虽已离开乡下，住在城市中，家中用的是燃气灶，方便快捷。但我却时常怀念家乡那口大灶，那跳跃的火焰，那噼啪的声响，那弥漫的香气。那灶火，不只是烹饪的工具，更是我童年的记忆，是我与祖母之间的纽带，是我心中永不熄灭的温暖。

人间百味，尽在灶火。那灶火，燃烧的是柴薪，烹饪的是食物，温暖的是人心，见证的是人生。它平凡而伟大，朴素而深刻，它是人间烟火气的源泉，是人类文明的根基。

灶火不息，人间百味便永不消散。

忆露天电影

查楚

上世纪70年代，农村人想看电影十分困难。那时候，一个公社只有一个放映队，两个放映员，轮流在公社各大队、村庄放映。放映队配备有发电机、放映机、喇叭、银幕等工具。每轮到一个村庄，都是村庄派人当天上午用大板车去把放映工具拉过来。放映员傍晚时来布置现场，安装放映机器。这时候，孩子们围着放映机打闹、追逐着，如过年般喜悦。

有一年，晚稻刚收割完，放映队来我们村庄放电影。黄昏时，放映员在晒谷场拉起了银幕。接着，他把放映机安好，喇叭调试好后，喇叭里响起了嘹亮的歌声：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等歌曲。那天，皓月当空，我和几个伙伴晚饭都顾不上吃，早早地搬来小木椅，抢在最前面坐下。过了一会儿，人越来越多，喇叭里又响起了放映员沙哑的声音：“喂，喂……乡亲们，请肃静，不要拥挤，今晚的电影是《平原游击队》。”正说着，只见一道亮光射向银幕，放映开始了……

第二天晚上，皎洁的月光下，我们组织伙伴们玩“游戏”。模仿电影里的情节，我扮演“李向阳”，小雷扮演“松井队长”，地点选在晒谷场，那里正好有很多稻草堆。我们先在草堆挖了能躲藏人进去的洞，提前躲进去，外面留一个放哨员。没多久，放哨员边喊边敲起了铁盆“锵、锵……”很快，“松井队长”带领他的队伍走来，朝这边越来越近，“松井队长”手持大砍刀（木制品），高高举过头顶……当时，我大声喊“同志们，冲啊！”顿时，从草堆洞里冲出来几个小孩，团团围住“松井队长”的部队，把“松井队长”按倒在地，迎头痛打。小雷躺在地上哭叫着，这时候，我们才反应过来这不是真的“松井队长”，赶紧把小雷从地上拉起来。

光阴似箭，我们现在都是天命之年了。那晚的情景，历历在目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露天电影已经成为记忆。感恩当下，珍惜眼前的幸福时光！

阅读秋天

俞俊

秋天来了，带着一种从容的、笃定的气质。秋风过处，世界都跟着安定下来。

小区门前，那几株栾树仿佛一夜之间就将成串的、嫩黄色的花换成了绛红色的果，一串串就像小灯笼般好看。路旁的梧桐更慷慨，任凭秋风把满树宽大的叶片染成柔和的鹅黄、明亮的杏黄、沉静的褐黄，最终，化成无数只翩跹的蝶，漫天飞舞。叶片铺满了青石板小路，脚踩上去“沙沙”作响。

我们总是爱谈论生命的深刻，可有哪位哲人能将这背后的道理言说得比秋日景象更加透彻呢？李白说“抽刀断水水更流”，说的是人间愁绪的绵长。苏轼的旷达则浸润着秋的意蕴，当他在寒凉的黄州赤壁怀古，却能于大江之畔豁然开朗，吟咏“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”。这就是一位深刻的读者，从秋天这部书中读出了舍与得的智慧。秋天做的，就是这样一场浩大的舍弃。它舍的是叶的繁华，收获的是根的深沉。

秋天最动人心魄的气度，是将凋零和辞别也演绎成了一场盛大的艺术。站在河畔，看着连绵起伏

的植被颜色一天天在变，像有画家将赤、橙、黄、赭悉数泼洒出来，任它们自由地融合、浸透。漫山遍野的枫林燃烧起来，那红似流动的火焰，好像要把天空也一同点亮。路边的银杏树都着上了华美的金甲，风一起，仿佛在慷慨地抛撒着无数细碎的黄金。

一颗硕大的石榴，熟透之后从枝头跌落。它紫红色的外壳已然绽裂，露出内部排列得极为齐整的宝石般的籽粒。每一颗，都像精心打磨过的红玉，闪着盈润的光，里面包孕着一整个夏天的雨水和阳光。一行蚂蚁发现了这份天降的慷慨馈赠，排着队开始了它们的搬运。这石榴就这样静静躺着，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献了出去。就好像一位诗人，将他蕴蓄一生的，最完美那首诗镌刻下来，坦然地交给懂得欣赏的读者评说。

这就是秋天的智慧，它将生命的整个过程进行了最漂亮的归纳总结。当我们一行行读尽了万物的荣枯，一页页浏览过生命的盛与衰，浮躁的心也渐渐找到尘埃落定之处，安顿在了这辽阔、丰厚而又睿智的光风霁月里了。